

中澳建交史探秘 (二)

● 郭存孝

首任駐澳公使徐謨

話分兩頭，現在再說中國。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國政府先於澳洲公使抵華，即派遣了外交部常務次長徐謨博士為中國駐澳大利亞首任全權公使。

(三) 秘探史交建澳中

按徐謨，字叔謨，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生於江蘇吳縣。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北洋大學法科。一九一九年應外交官考試，獲第一名。一九二〇年被派往中國駐美公使館實習，同時就讀於華盛頓大學，一九二二年畢業獲法學碩士。回國後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兼天津「益世報」總主筆。一九二六年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法官。一九二七年任鎮江丹徒地方法院院長。後轉外交部，先後任參事、歐美司司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曾代王寵惠部長執事達八年之久；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調任駐澳公使。一九四三年墨爾本大學贈予法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四年八月，離坎培拉調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一九四五年任舊金山聯合國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一九四六年任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一九五六年任西班牙被選為國際法學會副會長，是年六月因心臟病逝於海牙任所，享年六十四歲。

一九四一年七月，徐謨公使偕參事段茂瀾，一等秘書胡慶育、三等秘書李琴琴等一時之選，連同其它職員共二十四人到坎培拉公使館履任。當時英國駐華公使卡爾說：「中國駐坎培拉公使館既使不看表面規模，也確實使澳駐重慶公使館相形見絀」，又說：「中國挑選他出任駐澳公使，顯然是看重澳大利亞，也說明中國政府對

澳大利亞的重視」，又誇獎徐謨公使是「一名在美國接受過訓練的傑出的國際律師，是一個相當機敏的外交家；他確實是一名大使級的外交官。」英國大使的評價是知情的公正的可信的。

據徐謨的學生查良鑑回憶：「徐師待人寬厚，律已謹嚴，立身處事，一絲不苟，口齒爽利，語音嘹亮」，「英文造詣與口才是中外馳名的」。據其下屬黃朝琴回憶，徐謨「學識淵博，辦事認真，自奉甚儉，生活刻苦」。他與部屬相處「介於長官和師友之間」，連外國使節送他的銀煙盒，自己雖也是個老煙槍，卻捨得割愛送給部下再所不惜。據徐謨的外交部親信回憶：「叔謨先生身材不高、容貌甚佳，中、英、法文及國際法造詣皆精，尤擅講演，出口成章、從不備稿，而於外交文牘，

更屬擅場，嘗謂處理公文有三原則，即潔簡、合乎格式、文必對題，合此三者之公文必為好公文；又嘗教導初入部會者，必多讀檔卷。「九·一八」事變時，中央開會討論，對此事變之始末，獨徐叔謨先生能說明分析清楚詳盡，故極為與會者稱讚」。中外官員的好評和佳話，相互印證了徐謨是一位十分稱職的外交官。

徐公使履任後，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伊瓦特即時接待了中國使節，雙方進行了坦誠和友好的交談。徐公使拜訪了柯廷總理，拜會了英國等駐澳使節。伊瓦特專門為徐公使安排在澳大利亞廣播電臺發表中澳建交後的第一次演說，徐公使向澳大利亞聽眾和華人華僑暢談了中澳友誼的重要和發展等等。事後，澳大利亞政府同意向中國供應武器和彈藥。為了表示澳大利亞與中國合作的誠意，外交部同意任命三名聯絡官到中國公使館，加強雙方的溝通事宜。

徐公使經過仔細調查後，他發現當時

華人的數目下降到只有一萬三千餘人，其中「純中國血統」僅一萬餘人；而中國人互不團結，因為他們來自中國的不同地區，有些農民主女住在城市貧民區，一些富商則擁有城市中的寬豪住宅，有些已入籍，由於地位財富教育和政治信仰存在著差別，所以無法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徐公使對此情況十分焦急，他感到當務之急是必須花大力氣將分散的華人，特別是將雪梨的華人組織起來成立各種社團。公使館還派得力人員充實華文報紙「中國時報」，擔任編輯和經理。保君建總領事拒絕「東華報」對國民黨的攻擊。經此整頓，形勢大好。澳大利亞情報部門發現中國公使上任後，給中國的彙報，其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華人在澳大利亞的移入生存發展情況，甚至連澳大利亞的地理、軍事以及其它方面的現狀都在內。這說明中國公使館出手甚強、充滿生氣、馬到成功。

中國公使館開設後，雪梨總領事館和墨爾本領事館便成為其地方機構。一九四二年五月，駐雪梨總領事保君建被調走。一九四三年公使館參事段茂瀾兼任駐雪梨總領事；駐墨爾本領事王良坤（字載之）

，隨習領薛毓琪。

建交後的滑坡現象

中澳建交後，兩國關係並不一帆風順，隨著國際風雲的變化，曾出現了不應有的滑坡現象，這是令人難以捉摸並抱憾之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兩國在日軍侵襲下連連受挫，至此方知中國抗日戰爭的艱難與偉大。兩國均表示戰後取消百年來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此事受到中國政府的歡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英、美兩國在重慶與中國分別簽訂新約，宣布取消兩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它一切特權，取消辛丑條約，歸還各埠租界。此後締約國間一切有關事項，概依國際公法與慣例，並以平等相互為基礎，予以處理。

英、美兩國的果斷行動，直接影響到澳大利亞的動作，埃格爾斯頓公使奉命宣布該國只希望單純取消治外法權，卻不願像英國取代的新條約那樣——給予英國及中國的國民在兩國居留、旅遊及進行貿易的相互權力，因為如此華人將獲得居留權，這將對澳大利亞奉行的白澳至上政策構

成所謂「威脅」。埃公使不接受中國外交部長所擬新條約，中國向澳洲公使保證中國不支持非法移民居留，澳公使和澳洲外交部長伊瓦特均不接受，以致談判中止，新條約被擱置。等到中國與英、美簽訂約後，澳公使想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即在中國新約中將居民前加一個「合法」二字，未料中國也不接受這一不禮貌的「合法居民」一詞。雙方爭論陷入僵局，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澳大利亞始終未與中國訂立任何條約。

中澳兩國政府對對方都持保留態度，兩國交往亦見淡化。然而決決大國多能自重，澳大利亞柯廷總理去世，中國是少數幾個拍發慰問唁電的國家之一。儘管中國深知澳大利亞在國際間並不賞識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卓越貢獻，也覺察到澳大利亞某些執政者，並未從內心把中國看成是平等盟友。

一九四三年，中國派出駐澳軍事代表王致光，他從坎培拉向重慶發回一套密碼，澳大利亞情報部門對此持懷疑態度，說甚麼准許中國採用密碼，「會損害整個聯合國在防衛上的利益」中國公使館對此表示嚴重不滿，雙方對此進行了長期的爭論

，結果一年後才准許中國直接使用密碼。

再有一事，即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一艘荷蘭薩若那（SDROEUD）號商船馳抵澳大利亞西部柏斯以南海岸城市佛里曼特爾（FREMANTLE），船上有中國海員四十人，他們的僱工合同業於兩個月前即已期滿，現已超時服務，中國海員公推代表向船主請求解僱，船主不允，說須俟到新加坡僱到新海員後方可解僱，華員不依，船主竟交代表押送到西澳大利亞省政府，該政府也不照會中國公使館，竟違背國際公法，擅自將船員代表非法拘留。時間過了半個月，荷蘭人和澳大利亞人在提不出任何「罪證」的情況下，在全體中國海員要求立即釋放他們的代表聲中拒不放人，全體中國船員忍無可忍，宣稱再不放人就要舉行罷工。三十一日，荷蘭船主請求西澳政府派兵上船鎮壓，西澳政府答覆此事須依法解決，拒絕動武。不甘心的

這位中國船員戳死。中國船員群憤慨，但因赤手空拳，見狀驚逃，窮兇極惡的荷兵且追且開槍，另一船員逃往於附近之挪威油船，並及時舉起雙手，但荷兵竟草菅人命，仍將這位中國船員擊斃。此役中國船員死二人傷三人。此血案發生在澳大利亞領海及領土之內，澳大利亞見死不救，是脫不了關係的。

船主乃商由附近停泊的荷蘭軍艦，於是十名水兵登船，船主告荷兵，如中國船員不復工便使用武力。船主有恃無恐乃強令中國船員在甲板上聚集，於是在荷兵刺刀威脅下，中國船員步行前往甲板，這時有一人因落後，一個荷兵竟殘忍地用刺刀將

「澳西血案」終被中國公使館偵知，徐謨公使急派員就地調查，這位幹員得到澳方檢屍官的全部文件，又查獲西澳政府和中央聯邦政府關於此案往來的電報，因得洞悉此血案的真相。徐謨公使根據可爭辯的事實，親自起草英文照會稿，全文拍發給中國駐荷蘭公使金問泗，金公使即刻向荷蘭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懲辦兇手，對冤死者進行賠償。荷方先是多方推諉，設法遷延，經我方一再提出嚴正抗議，最後荷蘭政府才同意支付英金五三·一三鎊做為賠償金，遂將此款分給死者家屬及有關海員，「澳西血案」總算勉強結束。

再者，一九四四年，澳大利亞出席國際戰爭犯罪委員會的代表，竟鼓吹不應審查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前的事件，這意味著中國人民慘遭日本強盜殺害的罪行被一筆

中勾消了。這此失言，中國政府表示了強烈不滿。又再者，澳大利亞極不重視駐華公使館的編制，始終保持在三人的低水平上，完全不顧令國際譏為笑柄的了；此之比例，雖經埃格爾斯頓向本國外交部提出增加編制的要求，結果石沉大海。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埃格爾斯頓公使離任回國都未能使這個強烈反差有絲毫的改動。

另外，此事亦可說明澳大利亞政府真正的漠視中澳友好關係，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澳大利亞第二任駐華公使科普蘭·道格拉斯·貝里爵士(COPLAND, SIR DOUGLAS BERRY)到任前，在這前後兩

任之間的兩年零三個月的空白時間內，澳大利亞駐華公使館一直由代辦臨時負責。

中澳譜下穩定關係

一九四五年，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了，但是澳大利亞和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館，特別是保君建總領事的不懈努力，提出了將兩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一事，澳大利亞政府總是不予置理，這是令人遺憾的事。中國政府一如既往鏗而不舍為澳大利亞頻送春風，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澳大利亞政府終化被動為主動，愉快地同意將

聖文 文庫 拾夢 抒懷

隆重李 潔 著
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兩國的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同時任命基

思·奧菲瑟(KEITH OFFICE)為首任駐

中國特命全權大使，十一月，澳大利亞大

筆者乘輿結束中國、澳大利亞建交的

使抵達南京履任，他受到中華民國總統蔣

歷史篇章的探秘。

介石的親切接見。與此同時，一九四八年

紅旗漫捲西風，華夏大地換顏。一九

五月二十三日，中國政府任命國民黨要人

生。一九七二年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了全

甘乃光為首任駐澳大利亞特命全權大使，

面的外交關係，是年五月起至今，中國先

他也受到澳大利亞總督和總理的親切接見

後派出駐澳大利亞特命全權大使，他們是

。至此，從一九四一年起，中澳兩國建立

：王國權、周秋野、林平、攝功成、張再

了公使級外交關係後，光陰又逝七載，但

、石春來、華君鐸和二〇〇一年三月甫卸

福於微，兩國終建立起大使級的全面外交

任的周文重大使。一九七二年五月起，澳

關係，這雖是遲到的春天，但畢竟暖人心

來，中、澳兩國譜下了穩定和諧及友好交

往的新篇。中澳共襄盛舉、兩國世代友好

根本利益，理所當然地受到熱烈的歡迎和

、共管春秋史冊。